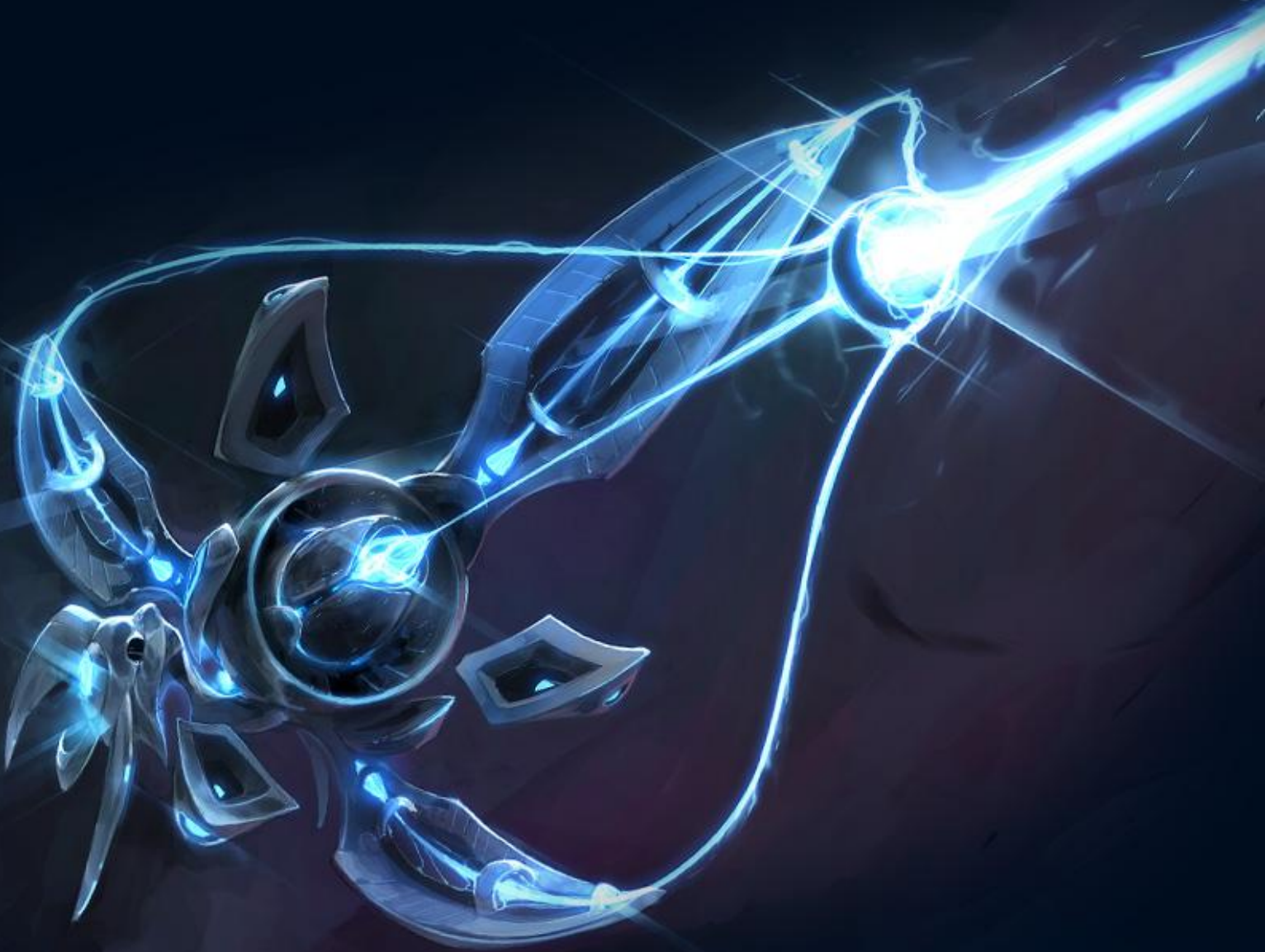




虛空透鏡

Hugh A. Todd



形式之粹的艦橋劇烈搖晃。

「護盾還在！」損害管控官大聲說，他的心靈之聲投射到所有人的意識裡。

「向指揮中心請求空中掩護，」費勒農下令。這個艦橋裡的組員受命使用卡拉之子和尼拉辛姆都能接收的共通心靈形式來交流。身為神族最新銳船艦之一的指揮官，費勒農有責任確保這支最近才整合起來的團隊能去除歧異，順利運作。在這黑暗的時代裡，遵循和摒棄卡拉之道的兩者必須彼此協力才能生存。

費勒農自己則認為，神族的再次團結能讓族人堅強起來。他的心態，和他率領部隊的輝煌戰績，或許就是主教議會指派他擔任形式之粹指揮官的原因。他為自己的職務感到自豪，也願意向上級證明自己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費勒農高坐在指揮官的位子上，欣賞著整個艦橋；這地方比他過去就任的每個艦橋都來得宏偉。神族組員在一排排的終端面板前作業，監控著各種讓虛空艦成為有史以來神族最強戰艦的機件。這些終端以他的席位為中心，呈同心圓放射出去，讓他能清楚看到所有人員。他的座位前方懸浮著半透明的全像螢幕，為他顯示船艦各部位運作狀況的概要。

這座艦橋不但運作有效率，更富有美感，反映出整艘船艦的建造美學。費勒農十分欣賞船艦設計者的出色能力。當然，如果不是卡拉之子和尼拉辛姆的密切合作，這艘船的概念根本就不可能實現。是兩者的同心協力成就了這項科技和藝術的尖端結晶。多麼令人讚嘆！

「空中掩護到了，」通訊官報告。費勒農能透過卡拉感覺到組員們的滿足感。如果所有艦橋組員都是卡拉之道的追隨者，這一切會省力得多，因為他們不必組織語言就能立刻理解其他人的感受和思緒。然而，這艘船艦是由兩組人馬協力設計的，它的運作也必須由雙方成員共同執行。這樣的融合能讓形式之粹擁有更強的力量。

費勒農透過空中懸浮的螢幕看著鳳凰戰機群呼嘯而過，撕碎了那群騷擾虛空艦的蟲族飛螳。

「非常好。繼續朝我們的攻擊目標區域全速前進。」

少了蟲族部隊的阻礙，*形式之粹*很快就到達了指定位置。

「指揮官，目標進入射程。」

費勒農專注地看著螢幕，上面有群雷獸正踏著沉重的步伐，列隊走過荒蕪的山丘。他的面前顯示著那群蟲族的詳細資料，標記框線的周圍條列著雷獸的習性、乃至牠們皮膚的結構。

「打開稜鏡光束。啟動一具波動力場投射器。」費勒農下令。組員們按照命令動了起來。*形式之粹*的艦體隨著能量匯流而震動。

「武器系統就序後立刻朝那些雷獸開火。」

震動不斷增強，直到化為平穩的音律。曲射到主水晶的能量束將艦橋沐浴在藍色的光芒裡。透過位於虛空艦口的這個水晶，稜鏡光束朝地表的那些形體奔躍而去。

從螢幕上，費勒農看見一頭雷獸被光束擊中時踉蹌了一下，但令人驚訝的是，那隻蟲族繼續前進，毫髮無傷。

「指揮官，牠們的護甲太厚了。稜鏡光束沒辦法射穿牠的。」

費勒農檢視資料，但是沒有反駁這名技術人員的結論。

他把座椅轉向，面對他指揮席後方的區域。艦橋後側有一張躺椅。粗重的電纜從躺椅的頭部位置連結出去；而在椅子後方、在厚實的透明牆壁之後，稜鏡核心閃爍著光芒，彷彿一只充滿能量的鍋釜，生氣盎然。躺椅上有個年輕的黑暗聖堂武士。一名年長的神族站在那平躺者的身旁，費勒農注視了那名導師一會兒。

瑟洛摩斯是他所認識的神族裡年紀最長的。他的服裝與費勒農遇過的年輕尼拉辛姆不同。就連包覆他削短了的神經索末端的鉗箍，上頭的裝飾都有著獨特的古風。當初費勒農

獲知他的派任命令時，曾向其他尼拉辛姆詢問瑟洛摩斯的事。每個人都向這位指揮官表達出他們對這位前任導師的深深崇敬。許多人都提到他的教導改變了他們的生命。

費勒農將注意力轉移到那名年輕的尼拉辛姆身上。指揮官輕聲說。「奧瑟，我們得啟動第二具波動力場投射器。」

在那名躺臥的神族有機會回答之前，他身旁長老的心靈之聲便響了起來。「我的弟子還沒有準備好。他還沒有操縱第二具投射器所需的紀律。」

費勒農注視那年邁的神族。「我了解學生們通常有更充裕的時間來學習如何操縱虛空艦的能量，但我們眼前的情況十分艱難。底下雷獸的數量足以擊潰我們的地面部隊。我們受命要摧毀他們，但一具投射器不足以擊穿牠們的護甲。」

瑟拉摩斯清楚地吼出了他的不耐。「你的第二具投射器或許有能力幫你摧毀那隻蟲族，但你也冒著殺死你屬下的風險。」

在費勒農來得及回話之前，奧瑟插嘴了。「指揮官，啟動第二具投射器吧。我會試著控制住它。」

儘管這名黑暗聖堂武士不屬於卡拉的一部分，費勒農仍可感受到年輕尼拉辛姆話語中的惶恐。

瑟拉摩斯沉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我已經警告過你了。」

費勒農把座椅旋回前方。

「啟動第二具波動力場投射器。讓光束保持在那隻雷獸的身上。」

當第二道能量曲射出來、和第一道能量會合於主水晶時，響遍艦身的震鳴轉變了音高。雷獸又蹣跚了一下，接著光束開始燒融牠厚重的外皮，將那隻蟲族由內而外撕成碎片。

「攻擊剩下的雷獸群。」

光束激射出去，貫穿了蟲族的血肉和骨骼。原本二十餘隻的巨獸軍團，轉瞬間灰飛湮滅。形式之粹在戰場上空梭巡，直到最後一隻雷獸也倒地不起，身體化為冒煙的殘骸為止。

「關閉光束。」費勒農下令。

搖晃形式之粹的震動平息了下來，能量弧的光亮消逝之後，艦橋也跟著黯淡了下來。費勒農轉身恭喜那名年輕的黑暗聖堂武士，卻因為眼前的景象而僵住了。奧瑟一動也不動躺在那裡。

瑟拉摩斯垂首對著那靜止的身軀。「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勝利，指揮官。代價不過是你的一名屬下。我會需要一名新的學生。」

年老的黑暗聖堂武士邁步走出房間時，整個艦橋鴉雀無聲。



儘管瑟拉摩斯沒有應門，費勒農仍逕自走進了他的艙房。在這空間裡沒有家具。瑟拉摩斯用冥想的姿勢坐在房中央，背對著指揮官。瑟拉摩斯艙房的其中一面牆面向這艘虛空艦的心臟：稜鏡核心。熾亮的能量之流在這小房間的牆面上映照出明亮的圖案。這裡有種靜謐的感覺，讓費勒農想起他曾經拜訪過的一座薩爾納加神廟。這間艙房有著同樣的古老祥和之感。只不過，此刻這種感覺是從那名坐著的黑暗聖堂武士身上散發出來的。

「奧瑟為了保衛我們的族人而冒險，他是個勇士。他的犧牲會被眾人銘記。」房間裡的靜謐吞噬了費勒農的話語。寂靜延續了很長的時間，幾乎讓費勒農以為那古老的尼拉辛姆是不會回答了。但瑟拉摩斯的心靈之聲終究響了起來。

「犧牲。你是這樣認為的嗎？」

「如果我們不摧毀那些蟲族，之後我們的戰士就得付出代價。」

「我不否認和蟲族作戰的必要。但奧瑟還沒準備好。我只為他做了幾週的訓練，他還沒能培養出足夠的紀律去控制這艘船產生的虛空能量。」

「奧瑟認為他準備好了。而且他成功的時間夠長，讓我們得以獲得勝利。」

瑟拉摩斯陰森的笑聲像粗糙的砂礫一般在房中擴散。他轉過身，凝視費勒農的雙眼。

「每當有一名渴望戰鬥的年輕戰士自認準備好了，你都會准許他衝進戰場面對無可匹敵的對手嗎？不可能的。我訓練黑暗聖堂武士的歲月比你活著的年歲還要長，指揮官。幾乎和黑暗聖堂武士存在的歷史一樣長。如果你在他們準備好之前就催促他們，你學生最終的命運就只有死亡。就像今天一樣。我應該回去夏庫拉斯—教導尼拉辛姆，而不是在這裡，幫助你殺死他們。我留在這裡，只是出於我對主教議會的尊敬和他們要求我協助的緣故。」

「艦隊裡還有其他虛空艦。也有其他黑暗聖堂武士在擔任虛空透鏡。他們盡力完成了他們的職務。你自己也能為某艘艦艇擔任這樣的角色，但你拒絕了。」

「是的，經驗豐富的黑暗聖堂武士有很多，但我們科學家造出的這個病態產物，卻只有少數人具備足夠的紀律去操縱其運作時的巨大能量。至於我拒絕親手操作虛空能量的原因，是我自己的事。我會負責教導。這就夠了。請你離開，我要繼續我的冥想。」

瑟拉摩斯轉身背對指揮官，回到冥想的姿勢。

費勒農注視了年長的尼拉辛姆一會兒，然後走出房間。他在門口停下了腳步。

「就在我們談話的時候，你的新學生正在躍傳上船。等她安頓好，我會讓她過來向你報到。」

瑟拉摩斯並沒有回答，但費勒農繼續說了下去，他的心靈之聲變得柔和。「瑟拉摩斯，我不是你的敵人，更不是奧瑟的敵人。我只想為我們雙方族人找出最好的道路；我想盡自己的力量去拯救神族。」

瑟拉摩斯的回話平淡得幾乎沒能打破房間的靜謐。「殺死奧瑟的並不是蟲族，指揮官。」

費勒農無法回答這句話。



「虛空和卡拉不同。它不會用溫暖的感覺包覆我們，聯繫我們，讓我們互相靠近。虛空不會自願為我們所用。黑暗聖堂武士會潛行在虛空之中，並透過意志和紀律，強迫它交出它的力量。」瑟拉摩斯坐姿平靜，等待新學生的回答。稜鏡核心不斷變幻的光芒彷彿生物一般，將房間染上了光與影。

薩菈絲應答了。「我聽過這些教誨，導師。最初我們開始修習虛空之道時，曾在書上讀過這段話。」

「很高興知道他們仍按照我曾寫下的文字教導你們。」年長的尼拉辛姆沉默了一陣子，然後再度開口。「妳應該已經通過了暗影之行，否則妳不會來到這裡。」

薩菈絲不確定這是不是個問題，只好點點頭。

瑟拉摩斯繼續說。「虛空艦是第一批由艾爾和夏庫拉斯的科學家合力設計的船艦。它凝聚了卡拉的心靈能量，以相位水晶聚焦，並與虛空的強大能量結合。這些能量在稜鏡核心匯聚，然後透過波動力場投射器增幅。能量從投射器曲射到主水晶，也就是稜鏡光束的源頭。然而，儘管我們同胞的科技能凝聚並操縱卡拉的能量，虛空的力量卻是只有黑暗聖堂武士能駕馭，將之聚焦並導引成可用的能量。如果沒有尼拉辛姆受過紀律訓練的心志，虛空艦所產生的能量會變得太過狂亂，奔流失控。妳必須化身為導引虛空的透鏡，妳必須

更加了解它的本質、必須超乎自己過往的認知。但如果妳願意走上這條道路，我可以引導妳。」

他停了下來，觀察著他的學生對這些資訊理解了多少。「我們是否該示範一下？讓我看看妳至今學到的東西。」

薩菈絲站起身子並垂首示意。起初，瑟拉摩斯沒有看到什麼變化，但接著他注意到房間裡影子的移動開始呈現不同的韻律，脫離了核心反映出的光輝。這些陰影卷曲著，在薩菈絲身旁連成一個圓環。雲霧般的觸手從地面冉冉升起，沿著她的雙腳和手臂攀行而上，彷彿霧氣形成的絲稠一樣閃爍著光輝。薩菈絲舉起一支手，觸手環繞她的身體而匯聚，模仿著她的動作。那令人眩暈的舞蹈在年輕的尼拉辛姆往後踏出一步時停止了。虛空吞噬她，彷彿後面有件斗篷讓她遁入其中；黑暗不再是單純的缺乏光亮，而是成為一種實質的存在，包覆了那名黑暗聖堂武士，讓她消失在瑟拉摩斯的視線中。

但年長的神族用的不只是他的眼睛。他在座位上等待著，只在薩菈絲試著輕拍他肩膀的最後瞬間將手舉起。

「做得很好，學生。控制、隱密、臨機應變——但這些只是一個訓練精良的黑暗聖堂武士所擁有眾多德行的一部分。我們還得培養妳的紀律和意志。」

瑟拉摩斯鬆開了薩菈絲的手，她坐回到導師面前的位子上。

「我沒想到你能感應到我。」

她的導師點點頭。「這並不容易，但只要一個人能直視虛空的本體，許多隱藏的事物都能變得清晰。不過，如果妳能更有耐心，並對虛空能量有更強的掌握，或許連我都無法追蹤到妳。」

這名古老的導師側著頭，仔細觀察著他的學生。「妳讓我想起很久以前曾和我一起修習的一個人。她和妳一樣少了分耐心，卻有著熱烈的才華。如果妳的技術能提升到與她

同等，妳將成為十分強大的存在。然而，妳也該小心這條道路。獲得力量的過程越短，危險也就越大。妳必須如履薄冰，深思熟慮，才能將妳的能力鍛鍊到頂峰。」

瑟拉摩斯站起身來，並示意她學習他的姿態。

「讓我們從簡單的練習開始，幫助妳與虛空的能量接觸，並將意志聚焦在其上。」

薩菈絲模仿著他的姿態，課程就此開始。

◇ ◇ ◇

「繼續往蟲族主基地推進。朝所有可見目標開火。優先攻擊接近我們地面部隊的單位。」指揮官費勒農下令。

形式之粹的光束如死神般朝地面的蟲族落下。船艦的武器發出平穩的音調，先將整群異化蟲撕成碎片，再轉移到一窩毒爆蟲身上。透過他的螢幕，費勒農能看見神族的陣線正在推進，輕易地殲滅了少數逃過虛空艦砲火的蟲族部隊。

「指揮官，三隻孢子爬行蟲正在我們下方成形。」

費勒農叫出相關的資料並回應，「立刻知會指揮中心。如果那些單位在我們離開射程前開始運作，我們就有危險了。」

神族的戰場通訊極有效率，沒過多久，一隊狂戰士就抵達現場。他們迅速解決了成長中的孢子爬行蟲。形式之粹用光束燒毀牠們生長的地面和周遭的蟲苔，確保蟲族無法再從這個區域發動攻擊。

費勒農轉向他的領航官。「往主蟲巢前進，進入射程距離並將它設成主攻擊目標。」

虛空艦光束發出的音調隨著武器系統解除和引擎啟動而消逝。指揮官對他船艦的狀態十分滿意，將座椅轉向來觀察那名新生的情況。

薩菈絲平躺在聚焦椅上。費勒農能從她身上感到幾分緊張，但既然她不是卡拉的一份子，他也無法全盤了解她的情緒。瑟拉摩斯彎腰和她討論她的表現，給予她指導。目前為止，費勒農十分欣賞這名新成員的表現。她掌握這項職務所需技巧的速度似乎比先前的學生都快得多，甚至超越一些已經精於運用虛空艦最強能量的人員。指揮官相信一切都在那名年長黑暗聖堂武士的掌握中，於是將注意力擺回到戰場上。

神族的地面部隊專注於對付外圍建築時，*形式之粹*筆直飛向入侵部隊的核心。只要這艘虛空艦能摧毀蟲巢，其餘的蟲族將被輕易擊潰。

「指揮官，中央蟲巢已經進入射程。」

「啟動一號波動力場投射器。將能量聚焦在蟲巢的中心位置。」

艦橋隨著光束的獨特音頻而震動。費勒農仔細地觀測螢幕上的景象。剛開始，他的武器還能輕易刺穿那巨大的蟲巢，焚燒它的有機結構。接著，就像皮膚被蚊蟲叮咬的反應一樣，蟲巢的表面開始變化。骨質的護甲和突出的尖刺在巢體四處湧冒出來。光束無法傷害這層新生的護甲，無力地潰散了。

「指揮官，我們的偵測器感應到附近蟲苔上的突起物是孵化中的刺蛇。」

費勒農檢閱了在螢幕上大量出現的資訊。那名技術人員的分析沒有錯。眼前有這麼多刺蛇正在孵化，如果不找到辦法將蟲巢摧毀，*形式之粹*很快就會受到攻擊。

指揮官轉向身後的黑暗聖堂武士。

「虛空透鏡薩菈絲，我們必須啟動第二具波動力場投射器，否則我們就得逃跑。妳能承擔額外的能量嗎？」

在那名學生來得及回答之前，她的導師插手干預了。「你不能老是這樣，指揮官。你太急於要求我的學生使用過大的虛空能量，讓我的弟子陷入危險。看看奧瑟的下場是什麼。」

費勒農盡量抑制自己的惱怒。「若不是有其他人的生命遭到威脅，我絕不會要求她冒這樣的風險。等我們底下的蟲族幼蟲孵化，牠們攻擊的不只這艘船，還有我們的前線戰士。」

「或者第二具投射器並不足夠，而你只是白白浪費薩菈絲的生命。」瑟拉摩斯厲聲回嘴。

這太過分了。費勒農對他大喝，「瑟拉摩斯長老，我是這裡的指揮官，我會負責判斷風險並承擔結果！」

年邁的黑暗聖堂武士還來不及回應，薩菈絲就說話了；她的心靈之聲沸騰著怒氣。「夠了！導師，我很感激你為我擔心，但我相信自己準備好了。指揮官，打開第二具投射器。我會做我該做的事。」

瑟拉摩斯搖了搖頭，但並沒有提出異議。

費勒農轉身下令。響徹船體的音律立刻轉換成較高的聲調，艦橋也隨之震動。能量束逐漸燒融保護蟲巢的護甲，接著在一陣連船艦內部也能感受到的爆炸中，*形式之粹*的目標迸裂成一團熊熊燃燒的有機肉塊。

確認蟲巢遭到摧毀、幼蟲也已燒盡之後，費勒農立刻下令關閉光束。他轉向身後的兩名尼拉辛姆，慶幸地看見薩菈絲仍然活著，只是有點虛弱。她的皮膚因高壓過勞而變得蒼白，臉色時好時壞，但她勉強還能自己站起來。

這場賭博算是贏了。

費勒農將椅子轉向前方。「領航員，往基地返航。」



費勒農找到尼拉辛姆時，這名長者正在他的艙房裡冥想。指揮官忍不住懷疑除了教學和冥想之外，瑟拉摩斯到底做不做其他的事。費勒農等待了一會兒，想看看瑟拉摩斯會不會開口，但這名年老的神族似乎樂於當他不存在。

「我是來為我在艦橋上發火道歉的。」

瑟拉摩斯說話了，但沒有改變冥想的姿勢。「沒關係的。你賭的是薩菈絲的生命，而你得到了勝利。」

「有關係的，瑟拉摩斯。我知道自己在要求什麼，尤其是在奧瑟死後。我必須送我的屬下去冒險，但我不會魯莽地這樣做。」

瑟拉摩斯仍然在座位上不動。「我們正在戰爭。每個人都有危險，包括我的學生。有時候我們會死。這就是事物的運行之道。我只是不喜歡白白浪費。」

費勒農往房間的深處走去，走進瑟拉摩斯的視線。「身為一個教導過這麼多年輕神族的人，你談論死亡的方式太淡然了。」

年老的尼拉辛姆轉頭注視指揮官的雙眼。「你在這衝突的年代領導神族。你肯定曾見過死亡，看過同僚墮入虛空的懷抱。」

「是的。但我會在他們死後念誦他們的名字。為他們哀悼，稱頌他們的犧牲。」

費勒農彷彿看見年老神族的臉上流過一絲情緒，但他無法確定。

「指揮官，我對我學生的感受是我自己的事。我們尼拉辛姆並不像卡拉之子一樣流露感情。無數個世紀以來，我見證過許多死亡。」

費勒農搖頭。「我見過許多尼拉辛姆，儘管他們不是卡拉的一份子，但我知道他們和所有神族一樣有著深刻的情感。時間不是該讓你對生命的消逝更加敏感嗎？」

「即使如此，指揮官，也與你無關。我會感謝你尊重我的隱私。」

「我很看重我的組員，我得為他們的健康負責，無論生理或心理上的。」

「你大可為我的心理健康放心，指揮官。就算我感到哀悼，我也會用自己的方式處理，不需要你在旁邊糾纏。你還有事嗎？」

費勒農為他和這位尼拉辛姆組員之間無法溝通而感到挫折。他相信瑟拉摩斯正承受著某種感情上的創傷，但少了卡拉的深層心靈連結，他找不到幫助這名年長神族的方法。

費勒農點點頭。「好吧。但請記著，永遠歡迎你過來找我，就算只是聊聊也好。」

瑟拉摩斯沒有回答，只是繼續他的冥想。費勒農離開之後，房間又回復了最初的平靜。



坐在房間的正中央，瑟拉摩斯等薩菈絲和他一起擺出冥想姿勢後才開口說話。「妳今天表現得非常好。我本來預期妳會在控制兩個投射器時遇上困難，但妳通過了這項挑戰。然而，別以為這樣就精通了。只有少數的黑暗聖堂武士有能力掌控虛空艦最強的力量。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死，他們的意識無法匯聚虛空的強大能量。」

薩菈絲不安地換了個姿勢，但沒有回答。

瑟拉摩斯搖了搖頭。「妳運用怒氣來控制虛空的能量。我可以看見妳將恐懼轉換成掌握能量的助力。短時間內或許有效，但這種激情終究會消散。」

瑟拉摩斯打量著他的學生。「讓我們開始另一項練習。從妳的手掌間創造一股虛空能量流。」

薩菈絲舉起雙臂，打開在與肩同寬的距離。她集中心神，成縷的暗影在她左掌指間卷繞，織匯成束之後躍射而出。黑暗的觸手在她的兩掌間流動，由左至右，從一端形成，再從另一端消逝。

瑟拉摩斯點點頭。「很好。現在把它分解成細絲，再把它們像繩索一樣編織起來。」

薩菈絲皺起眉頭。黑暗的能量束分岔成許多較細的觸手；過了一會，它們開始同步脈動起來。新形成的索帶比之前更寬，一條條細束成辮子狀交織流動著。

「還不錯。記住這個感覺。繩索是強韌的；它不會斷裂，因為你的專注維繫著它。」

辮子扭得更緊了，能量更加快速地從一掌流向另一掌。

「現在，將流動方向顛倒過來。讓能量從右掌流出，並在妳的左掌消逝。」

薩菈絲勉力照辦。繩索漸漸鬆開了。能量的流動停了下來，然後逆轉，但推進得不太順暢，潮流也開始崩散。

瑟拉摩斯指著她的手。「不對，妳必須……」然後他在年輕神族臉上閃過領悟的神色時立刻停止說話。那條繩索在瞬間扭緊起來，能量的流動變得均勻。潮流的力道甚至比之前更加強勁。

「非常好。」瑟拉摩斯的話裡帶著一絲敬佩。

薩菈絲釋放了虛空的能量，觸手隨之消失，她的臉上泛起自豪的神色。

「我的學生，妳再一次展現出飛躍般的理解能力。我本來預期妳要花更多的時間來掌握這些概念，但妳卻用不輸給我任何學生的速度學會了。然而，我得警告妳。這樣的飛

躍有時很有幫助，但也經常會讓妳少了一些體悟。少了紀律和意志作為倚靠，虛空將把妳吞噬。」

瑟拉摩斯的學生思考著這番教誨，房中一片寂靜。

終於，薩菈絲說話了。「如果掌控這龐大的能量是這麼危險的事，我們為什麼不讓兩名黑暗聖堂武士協力操縱它？」

「那樣做會產生另一種危險。」瑟拉摩斯的神色突然變得不安。

他站起身，看向遠處的牆壁。「我已經有好幾個世紀沒提起這件事了。但妳的許多特點都讓我想起她。」

瑟拉摩斯思索了一陣子，然後說。「在我年輕的時候，尼拉辛姆仍在試驗虛空的能量，仍在摸索它的各種用法和不為人知的秘密。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深入冥想，追隨虛空的洪流。但那時我並不是一個人。

「奈拉扎和我從受訓期間就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們甚至在同一天通過了暗影之行的試煉。她和我截然不同。我勤苦修業、有條不紊，她天馬行空，出其不意。她的力量出自本能，遭遇問題總是直取解答。在那個時代，我們尼拉辛姆格外自主，寧可獨自工作和修習，但奈拉扎和我形成很好的互補。我們合作時的成就比獨力行事更佳。我的學習成果能在她的意識漂進虛空深處時，成為穩固她存在的錨石。」

「然而，我們的研究將我們引領到危險的領域。我們發現一些技巧，有機會讓我們融合成暗影執政官，而且持續時間遠甚於一般短暫的生命週期。那個時代是禁止形成暗影執政官的，因為他們的力量過於強大。但我們尼拉辛姆從來就不怕打破規矩。奈拉扎對此著了迷，催促著我們一起修習這些技巧。終於，她訂定了進行轉化儀式的計畫。

「受到她才華的鼓舞，我跟著她做了，自以為能用邏輯和勤勉解決一切的問題，但最終我辜負了她。在我們開始儀式時，我發現自己沒辦法完成它。我的心中充滿了失去自己的恐懼，更糟的是，摧毀我們兩人的恐懼。我試著幫奈拉扎恢復過來，放棄進行儀式，

但她賭氣而繼續進行了下去。她不願意被我拖慢她的腳步。她追求的是遠遠超過她控制能力的力量，而那力量吞噬了她。出於哀痛和失望，我發誓此後不再使用虛空的能量，改而教導其他人該如何安全地掌控它們。」

一片寂靜，薩菈絲琢磨著瑟拉摩斯的故事。

薩菈絲先開口了。「我不覺得你辜負了她，導師。我覺得應該是她辜負了你。」

「那都不重要了。她死了，而我沒能救她。但我能教導妳不重蹈她的覆轍。」

再一次，房間陷入了沉默。稜鏡核心的閃爍光影在牆壁上如波浪般緩緩流動。

導師，如果——」一陣晃動了整艘船艦的震動，打斷了薩菈絲的問題。戰鬥警報響起，瑟拉摩斯和薩菈絲匆忙前往他們的崗位。



兩名黑暗聖堂武士抵達時，艦橋正陷入一片混亂。

「蟲族從各個方向襲來。地面部隊還撐得住，但敵人越來越多。三、四、五號水晶塔被破壞了。」一名組員大聲報告。

薩菈絲跑向聚焦椅，瑟拉摩斯幫助她與介面連結。

看見瑟拉摩斯和薩菈絲之後，費勒農發出一連串短促的指令。「啟動稜鏡光束，先打開一具波動力場投射器。辨識所有目標。優先處理攻擊水晶塔的蟲族，再對付那些騷擾我方的地面部隊的敵人。警戒任何飛螳。」

艦橋組員迅速行動，執行他的命令。稜鏡光束的熟悉音調再度升起，發出低沉的嗡鳴。費勒農透過螢幕看著能量束撕開下方的蟲族，刨穿牠們的血肉，試著阻擋那彷彿無邊無際的爪牙浪濤。光束用極高的效率將蟲族摧毀，但只能減緩敵人的進攻速度，而非擊潰牠們的攻勢。每當虛空艦找上一個攻擊目標，牠存活的時間總是剛好足夠另外兩隻蟲族頂替牠倒下後的位置。

神族部隊英勇地堅守陣地，但他們被數量龐大的敵人重重包圍。費勒農向黑暗聖堂武士求助。

「蟲族的數量太多了，我們必須啟動第二具投射器。」

費勒農預期另一場爭辯，但瑟拉摩斯只是點點頭。薩菈絲保持冷靜而放鬆，她也點頭同意了。

指揮官轉頭面向戰場。「打開二號波動力場投射器。繼續攻擊首要目標。」

武器的嗡鳴聲轉變了，新獲能量的光束迸射而出。這一次，蟲族的護甲沒辦法阻擋強大的能量，攻方的陣列成排燒盡，甚至剛爬上地面就化成火球。神族部隊逐漸取得優勢。

「指揮官，一波寄生王蟲來襲。」

費勒農叫出相關的畫面，研究著來襲的部隊。牠們的數量鋪天蓋地。這些巨獸沉穩地朝目標飛去，牠們噴吐出沾滿黏液的寄生蟲，攻擊地表保衛神族基地外側的光子加農砲。這些光砲還來不及對攻擊者造成什麼傷害就遭到摧毀。

「寄生王蟲沒有空中防禦能力。向前迎擊。進入射程後立刻開火。」

*形式之粹*的引擎低響，推動船艦往那群紅魚般的生物飛去。

稜鏡光束再度迸射，不費吹灰之力地切穿甲殼和牙爪。費勒農檢視著資料。儘管這些寄生王蟲抵禦不了虛空艦的武器，但在牠們抵達身為神族基地中樞的星核之前，*形式之粹*也沒辦法將牠們全數殲滅。牠們的數量實在太多了。費勒農轉向聚焦椅的方向。

「我們得啟動第三具波動力場投射器。我了解這樣做的危險，但那是我們守住基地的唯一辦法。火力不足的情況下，我們沒辦法阻止蟲族摧毀星核。我們上一次進攻所取得的優勢將全部付之一炬。」

瑟拉摩斯沒有回答，只是看著薩菈絲。因為集中精神而緊鎖眉頭的薩菈絲，簡短地點了點頭。

費勒農大聲喊出命令。「啟動第三具波動力場投射器！」

每個人都在瞬間感受到了結果。流貫艦身的音調變得更加高昂，組員們全身上下隨之震動。光束撕裂前方的空間，將寄生王蟲整個吞噬。牠們的護甲絲毫無法延緩死亡的命運，虛空艦的武器將一隻又一隻的巨獸化成火焰纏繞的屍骸。

突然間，光束開始變得斷斷續續。艦身震動的同時傳出一聲哀嚎。尖叫聲從費勒農背後傳來，他立刻轉過椅子。

薩菈絲不再放鬆地躺在椅子上，而是痛苦地扭動身子。暗紫色的能量觸手從她頭部與纜線之間的空隙冒了出來，在她全身上下奔竄。

瑟拉摩斯靠近薩菈絲並且大喊，「掌握這股力量；用妳的意志引導它！妳必須控制它，否則它就會將妳吞噬。」

費勒農看見她試著放鬆下來，但是又有一波彷彿黑影匯成的暗流圍繞她流動，伴隨著明亮的電光。她的尖叫更加淒厲了。

「我撐不住了！它逃離了我的掌握。拜託，導師，幫助我。」

瑟拉摩斯轉向費勒農，但指揮官搖了搖頭。「我們需要光束來摧毀所有的攻擊部隊。她得撐住。」

瑟拉摩斯把注意力放回他的學生身上，果斷地將手放在她的頭上。那股翻騰的能量也立刻將他吞噬。但能量一接觸到瑟拉摩斯，就沉穩了下來。觸手般的能量在兩名黑暗聖

堂武士的身上與彼此之間交纏，均勻地鼓動著，一切都帶著韻律。稜鏡光束那雷鳴般的音調變得穩定了。

費勒農聽見組員報告，「所有目標都被摧毀，指揮官。」

他立刻轉向前方下令。「快，關閉投射器。」

擺脫光束發出的噪音令人輕鬆不少。但艦橋並沒有陷入寂靜。一股奇怪的音調從聚焦椅那裡傳來。指揮官轉頭看去，發現了原因。

薩菈絲往上伸手抓住瑟拉摩斯的肩膀，兩人的視線緊鎖在一起。暗影的觸手仍在這對師生之間交纏，只是那股虛空能量開始變得明亮。尼拉辛姆的雙眼發出更加明亮的光芒，紅色火焰般的幽光在他們的肢體間急速流動。

瑟拉摩斯大喊，「抵抗！我知道那股力量已伸手可及。我知道虛空和它所帶來的解脫有多麼吸引人，但妳必須抵抗。」

薩菈絲也向他大喊，她的心靈之聲夾雜著過去沒有的深沈音調。「虛空在呼喚我！它在呼喚我們。我們將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我們將合而為一，與虛空的無盡能量同在。」

瑟拉摩斯搖著頭，試著切斷在兩名黑暗聖堂武士之間形成的連結。「但我們會消逝。妳會消逝。放手吧。回復妳有形的存在並感到滿足吧。」

他的話肯定對薩菈絲產生了某種效果，因為能量的觸手緩緩散去，暗影消逝了。

很快地，那裡只剩下兩名精疲力盡的尼拉辛姆。



薩菈絲發現她的導師就和往常一樣在座位上冥想，他靜謐的氣息充斥整個房間。她跪在他的身前，等待他開口說話。

「妳表現得很好，我的學生。在同等的經驗下，只有少數的黑暗聖堂武士有能力達到這麼好的成績。」

薩菈絲垂下頭。「但我失敗了。我沒能保持專注。我差點就毀滅了自己。而當你親自冒險來拯救我時，我也差點毀滅了你。我感到很羞愧。」

瑟拉摩斯嘆了口氣。「妳並沒有愧對自己或是我的教誨。妳的目標超乎自己能力所及。就像奈拉扎一樣，妳試圖在學會行走之前先學會飛。急躁並不可恥，只是必須學習的經驗。而在最後，妳抗拒了眼前力量的誘惑。就這點來說妳是成功的。」

薩菈絲抬起頭。「那你呢，導師？在這麼多年之後，你再度使用了虛空的能量。我是否害你打破了自己的誓言？」

「這誓言是我自願打破的。即使重來我也會如此。改變的時刻到了。我理解到我們必須遺忘過去的傷痕，重新塑造自己。妳幫我解放了自己的傷痛。」

薩菈絲站起身來，正式地鞠躬行禮。「謝謝你，導師。謝謝你拯救了我，給我指引。」

瑟拉摩斯也站起身來，鞠躬回禮。「我也要感謝妳教會我的事。現在，讓我們探討那股能量是怎麼脫離妳的掌握，還有妳該怎麼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吧。」



聽見門上的聲響，費勒農把注意力從桌前移開並回應，「進來。」他很驚訝地發現瑟拉摩斯就站在門口。

年邁的神族走了幾步，來到房間內部並鞠躬行禮。「我是來向你道謝的，費勒農。」

費勒農的臉上顯現出驚訝。「為了什麼？差點殺死你和你的學生嗎？」

「不。我想要感謝你的耐心和理解。我給你帶來許多困擾。我雖然是一名導師，但我在過去幾天學到很多事情。等到薩菈絲的訓練結束，我想要留在形式之粹上擔任虛空之鏡，如果你同意的話。」

費勒農嚴肅地點點頭，表示認可了瑟拉摩斯的話。「這艘船歡迎你的加入，不只是作為虛空透鏡，更是作為一名導師。我相信你有很多東西能教給大家。」

「你的組員是很有能力，但想成為我的學生，他們還得多加努力。」

自從這名年老的尼拉辛姆登艦以來，這是費勒農第一次在他話裡聽見一絲幽默。多麼令人讚嘆！